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七種

王雲五主編

鮎埼亭集

(八)

全祖望撰

商務印書館發行

鮎埼亭集

(七)

全祖望撰

國學基本叢書

鮎埼亭集外編卷三十四

鄞 全祖望 紹衣

題跋八

跋六經奧論

竹垞先輩跋六經奧論。據漁仲所上書。祇有書考、書辨、詩傳、詩辨、詩名物記、春秋考、春秋列國圖、諸經序、刊謬、正俗、跋、而無奧論。且謂其書議論頗與通志略不合。然其於是書之妄有未盡者。蓋漁仲卒於高宗末年。其於乾淳諸老。則前輩也。而書中稱薛常州者四。則孝宗以後人之書矣。稱朱文公者一。則寧宗以後人之書矣。又引晁公武易解。皆漁仲後輩也。而最發露者。其天文總辨中論鬼料竅一條。謂夾漈先生嘗得是書而讀之。尙得以爲漁仲所著乎。乃笑明中葉人傳是書爲漁仲而行之者。蓋終未嘗讀是書也。予又觀其論易。謂先天諸圖。康節得之希夷。將啓手足之際。則作是書者。其於人之系代源流。本不知也。其引福州道藏所刻郭京周易舉正。則意其亦閩人。而要其中議論。固有發前人所未逮者。如論秦誓之類是也。惜其撰人之不傳耳。

題豐氏五經世學

豐氏既謬造石經河圖、石經魯詩、石經春秋、石經大學。又謬造高麗尙書、日本尙書。於是又造先賢先儒所爲諸傳記。以輔翼之。而皆託之清敏或其大父方伯所傳。梨洲別傳記之略具。豐氏冒朱子無所不至。

夫欲冒之則必先考據其時代而言之。以庶幾人之或信。不當任口周內也。今託於郝陵川之言。謂史衛王通於楊皇后。朱子館史氏。因爲大夫得見小君之禮。以附會之。門人或問所出。則曰忘之。使朱子而果然。則校之豐氏之背父逢君。良不甚遠。不知朱子卒於慶元六年。史之官未達也。歷開禧至嘉泰三年。史不過吏部侍郎。猶然侍從。是年誅平原。始執政。史雖以內援得成功。然非有共仲叔孫僑如慶克之汙。豐氏豈特得罪大賢。卽史衛王當擊之矣。且朱子何嘗館史氏。館者慈湖楊文元公也。陵川則江漢先生之徒。力宗朱子者也。豐氏非漫不讀書之人。而悖誕至此。其病狂以後所爲無疑也。若其中亦有可采者。不當以人廢之。是則黎洲之言信然。

書朱子綱目後

黃幹嘗謂綱目僅能成編。朱子每以未及修補爲恨。李方子亦有晚歲思加更定。以歸詳密之語。然則綱目原未成之書。其同門賀善爭之。以爲綱目之成。朱子甫踰四十。是後修書尙九種。非未成者。又力言朱子手著。但觀朱子與趙師淵書。則是書全出訥齋。其本之朱子者。不過凡例一通。餘未嘗有所筆削。是左證也。著述之難。卽大儒不能無餘論。雷同附和之徒。遂以爲春秋後第一書。可謂耳食。苟或能成朱子之志。重爲討論。不可謂非功臣也。但必爲蚍蜉所大駭耳。

跋劉宋周朗選舉疏

三代以下之士衰甚矣。選舉之法。徒有其名。無其實。士亦無復立志者。偶讀通典。劉宋孝武帝時。周朗上疏。欲令二十五家置一長。百家置一師。男子十三至十七。皆令學經。十七至二十。皆令習武。習經五年有

成。升之司徒。習武三年有成。升之司馬。若七年不能明經。五年不能達武。雖公卿子弟。長歸農畝。孝武帝不能行也。愚謂此卽明初社學之制。洪永之間。蓋嘗行之。而惜其不久。然七年五年。其期稍迫。寬之以十年八年可也。

跋王荆公改正經義劄子

荆公改正經義劄子。其中第二道曰。臣近具劄子。奏乞改正經義。尙有七月詩。剝棗者。剝其皮而進之。養老故也。謂亦合刪去。如合聖心。乞付外施行。取進止。案毛傳。解剝爲擊。故釋文音普卜翻。荆公不以爲是。乃以養老解之。偶一日到野老家。問主人何在。其家曰。撲棗去矣。荆公悵然自失。歸而請刊去之。見容齋隨筆。古人訓詁之學。不可輕易如此。

跋宋高孝兩朝御墨卷

錢唐丁高士鈍。丁得宋楊和王所藏高孝兩朝御墨一卷。其中并有賜和王之子者。予見之。嘆曰。此風雲慶會閣中故物也。風雲慶會閣者。和王洪福橋里第。所以貯奎墨之所也。先是和王卜宅。中爲大府。旁列諸子四宅。極其宏麗。而一浮屠謂之曰。此龜相也。得水則吉。失水則凶。宜引湖以環之。和王方被殊眷。卽以乞之高宗。高宗許之。又曰。恐廷臣有言。宜速爲之。於是和王督濠寨兵數百。又募民夫。連晝夜爲之。三日而成。入自五房院。出自惠利井。凡數百丈。工成。而言者繼至。高宗諭曰。沂中有平盜功。雖盡以西湖賜之。亦不爲過。惟卿容之。言者遂止。和王乃復用僧言。建高閣。以御賜風雲慶會四字揭之。而供奎墨焉。蓋亦取昂首俯湖之象。相傳百有餘年。辛巳。其家捨閣於佑聖觀。識者以爲龜失其首。將不利矣。次年果大

火數百楹無子遺。而是卷得存。不可謂非天幸也。嗚呼。中興多名將。鄂王。蘄王。及劉太尉輩之功。無一售者。其得窮極富貴以老。莫如附會政府之張循王。而次之卽和王。試觀奎墨之稠疊。可以想見恩遇之隆。三復思陵西湖之語。君子是以知宋之不復北征已。

跋汪伯彥封事

建炎七年。高宗以逆豫師退。手詔問諸舊輔以善後之計。故相則李綱。汪伯彥。朱勝非。呂頤浩。秦檜。故參政則顏岐。李邴。張守。王綯。故樞使則韓胄。諸公封事。李爲最。呂次之。其餘亦皆有可采。獨顏岐寥寥。一無建明。岐故小人。力阻李忠定入相者也。尤異者。汪伯彥之封事。假萬全以爲元老。決戰以爲將軍。如相如作賦。子虛亡是之比。而終之以夢見箕子。令其以所見質諸天子。斷自神算。蓋意中猶主和議。而不敢明言耳。其語亦絕非奏對之體。令人發一笑也。秦檜請聲劉豫之罪。而陽推金人。以紓其締交之計。是則仍其南人歸南。北人歸北之說。而不敢言。中原人願歸劉豫者。以是時方戰勝也。

跋周南仲開禧勅後

右周正字南仲。山房藁中擬開禧奪秦檜官謚勅也。按建炎雜記曰。秦檜之死。其館客曹宗臣爲博士。定謚曰忠獻。議狀有道德高天地。助業冠古今之語。開禧初。李季章爲禮官。請易以惡謚。奉常定曰。繆狠。議上。侂冑謂同列曰。且休且休。遂止。然忠獻之告已拘取矣。侂冑死。乃復還之。今宋史寧宗本紀。大書奪秦檜爵。謚以繆醜。以李氏之言核之。非其實矣。予最愛勅中序鄂王冤狀。淋漓悲壯。事雖不果行。要足以吐重泉之氣。所當勒之鄂王墓道。使百世共讀之者也。

跋月泉吟社後

月泉吟社諸公。以東籬北窗之風。抗節季宋。一時相與撫榮木而觀流泉者。大率皆義熙人相爾汝。可謂壯矣。然當時主盟。如方謝吳三先生。至今學士皆能道其姓氏。而社中同榜之人。自仇近邨而外。多已湮沒不傳。向微是書之存。則直與陵谷同清淺。不亦危哉。其間有可疑者。第三名高字。爲杭州西塾梁相。字必大。而十三名魏子大。亦武林九友會。梁必大。第六名子進。爲分水魏石川先生。名新之。字德夫。而五十三名子直。亦分水魏石川。第七名栗里。爲金華楊龍溪。名本然。字舜舉。而三十六名觀我。亦金華楊舜舉。十四名喻似之。爲分水何教。名鳳鳴。字逢源。而四十五名陳緯孫。亦分水何教。名鳳鳴。皆一人而兩見。十二名鄧草逕。爲三山劉汝鈞君鼎。號蒙山。而十七名田起東。爲崑山劉蒙山。則異地而同名。四十名柳圃。爲月泉竹隱陳君用。而四十六名陳鶴臯。亦月泉竹隱陳君用。又五十七名有柳州月泉。四十七名臨清。爲建德王進之。而四十九名亦王進之。建德五十名元長卿。爲義烏陳希聲。而五十一名聞人仲伯。亦義烏陳希聲。竟連名而疊出。豈當日隱語廋辭。務畏人知。不憚謬亂重複以疑之耶。抑歲久流傳。或有譌誤。近世雕本。未及是正耶。是皆當俟之好古者之考證者也。夫吟社人物。職志昭然。其焚錯猶且至此。何況荒亭野哭。邏舟移榜。其爲張孟兼所不能詳者。尙可問哉。若槐窻居士黃景昌。嘗著尙書蔡傳正誤。見兩浙名賢錄。湛淵白珽。則本吾鄉舒文靖公裔孫。養於白氏。見剡源先生集。

心史題詞

亡友長興王敬所。嘗爲予言。心史必是僞作。予是其言。而無徵也。已讀閻百詩集。其中引萬季野語。以爲

海鹽姚叔祥所依託。則敬所已下世。嘆其不得聞此佳證也。嘗以語錢唐厲樊榭。則謂叔祥豈能爲此詩。文子謂閻萬二丈皆不妄語者。必有所據。所南別有錦綫集。明崇禎中尙存。黎洲先生曾見之。予今求之不得。但從永樂大典得見其奇零者。向使是書而在。以之對勘心史。當有敗闕。但不知叔祥何故造爲是書。雖非真本。要屬明室將亡之兆也已。吳兒喜欺人。至今謬稱智井舊物。以索高價。凡有數本。予見其二。跋袁尙寶記北京營造始末。

符臺外集多足以補史事。而其記北京營造本末一篇。謂左副都御史李慶引用梓人蔡新使之同升卿列。蔡官工部侍郎。濫起人夫。恣爲魚肉。死者幾百萬。初上命月糧之外。每旬賞鈔。有病者課醫藥。死者賞棺。慶新與都督薛祿指揮沈清等。祇圖剋取入己。盡行乾沒。月糧則以死爲生。重妄支給。及殿成。命大醮以慰死役者。而慶懼以濫役得罪。祇開萬人以上。其奸如此。不半年而三殿災。職此之由也。按慶新不足言矣。薛都督名臣也。何以亦依阿其閒耶。不亦爲盛德之累耶。

題閑中今古錄

黃南山先生孫溥作閑中今古錄。其見聞有可采。獨所記欒肇論語駁始末。則誤甚矣。欒肇乃六朝時人。伯牛有疾。章集注所引君視臣疾之禮。乃欒肇之說。而朱子引之。今以爲其駁因朱子而作。何耶。

又題閑中今古錄

程尙書仲能以文學之禍死。見於存吾是錄中。明史以爲病卒。誤矣。明史經萬丈季野之手。萬丈精於權史。而鄉里先正事竟不能審。以是知史事之難。仲能大儒之子。在元已官至尙書。不能爲余闕。并不得爲

危素悲夫。

跋陳半湖聞見錄

半湖聞見漫錄。子節錄其有關明史者。獨爲一卷。其餘則皆格言也。李自實附寧藩。史家所紀不堪。獨半湖云。寧藩之叛。邀李議事。李言其失計。當自舉奏。以非敢違祖制。殺大臣。因彼抗置致憤。而然。願削國削爵。寧藩以其不附。禁之於承奉司。世乃云李受其公爵。爲謀主。而滅其家。則過矣。以大臣交藩。王身可死。家不可滅也。半湖之言如此。則世之所傳。所謂下流皆歸者耳。然寧藩之謀久矣。李豈有不知者。平日附之。而臨時狐疑。則亦適見其爲小人也。究竟何益之有。李有白洲詩集。予於天一閣范氏曾見之。

題崇禎遺詔事實後

江藩瑞昌悼順王玄孫鎮國中尉統鈞。纂述遺詔事實一卷。時年七十一矣。其辨野史妄傳遺詔。參錯字樣。聲淚交下。惜其所紀亦多舛誤。如襄城伯李國禎之葬梓宮。並無其事。當時所妄傳也。太子已陷賊營。而曰不知所之。開齊化門者曹化淳。非杜勛也。若范文烈公係揆輔。乃以爲刑部尙書。倪文正公係計相。乃以爲禮部侍郎。王侍郎家彥。則以爲太僕。孟侍郎兆祥。則以爲左通。施副都邦曜。則僅稱僉院。吳太常麟徵。僅稱戶科。而周御史亮工。忽稱副都。則官簿崇庫俱未之考也。侍郎張忻。再入本朝。而以爲拷死。行人謝于宣。拷死。而以爲逃。則死生亦未確也。其餘不能枚舉。又若賀太僕王盛。並非死於甲申者。不知何以混而入之。其筆墨謬陋無足觀。末附絕句四十二首。亦不工。然選明詩者。不可竟遺此人也。予友張煊。取以示予。因題其首。

書祁門張侍御請毀逆奄墓疏後

明熹廟時奄禍爲亘古所未有。天奪其魄。莊烈帝出而殛之。彪虎餘孽。誅鋤殆盡。而西山之碧雲寺。尙有逆奄生前所造塚。穹碑屹立。乃崑山南樂兩相譔文。入國朝。猶無恙。相傳寺僧拱護甚力。遊人過往。多以穢物擲其碑。寺僧伺其退。輒洗濯之。予嘗憤守者之愚。而以爲得使崑山南樂長存面目。被人嗤罵。正自快意。康熙辛巳。張靜齋侍御疏請毀之。得旨允行。是固大快人意之舉。但惜不取碑文搨數本。附之三朝要典之後。足當桓大司馬流芳百世之志也。

跋柳先生年譜

柳先生年譜一卷。不知誰人所作。大略宋儒仿呂汲公韓譜爲之。江都馬涉江昆弟。因購宋槧。得見舊本。遂與韓譜合刻。中有辨新唐書二條。謂據子厚先侍御史神道表。稱中書令奭乃於侍御史爲曾伯祖。列傳蓋仍韓退之墓志之誤。而奭字子燕。列傳以爲子邵者。非。俱見讀書之精。但子厚柳訐事墓志。則濟房蘭廓四州刺史楷。實仕於唐。而譜以爲隋。豈固歷事兩朝者耶。至楷生夏縣令繹。同葬長安少陵。則譜所載三子。竟遺其名。以是知考證之學。其難如此。涉江歎曰。有是哉。因書之於其後。

再跋柳先生年譜

王厚齋曰。柳州之文。多冒名者。馬退山茅亭記。見於獨孤及集。百官請復尊號表。六首皆出於崔元翰。請聽政第三表。文苑英華。乃林逢第四表。云兩河之寇盜雖除。百姓之瘡痍未合。乃穆宗敬宗時事。代表行立謝移鎮表。行立移鎮在後。柳州謝上表。其一乃李吉甫。郴州謝上表。舜禹之事。謗譽咸宜。三篇晏元獻

曰。恐是博士韋籌作。而愈膏肓疾賦。晏公亦云膚淺不類。若爲裴令公舉裴冕。乃冕說作。柳州之生。冕薨已五年。今按譜中所列。尊號表六首。柳州謝上表。未及別擇。其餘似亦知其非而不載。

題范文正公年譜

是譜爲吾鄉樓宣獻公所編。而公五世孫之柔校正者。又有補遺一卷。言行錄四卷。皆元時刊本。自公少有朱氏之困。涇州池州爭所謂長山者。紛綸莫定。予嘗見永樂池州府志中。有宋忠臣丁黼於理宗紹定二年。作池州范文正公祠堂記。以青陽朱氏所藏文正手帖。及謝太夫人畫像爲據。而府志折衷之曰。朱氏實籍青陽。文正繼父文翰。嘗任涇州長史。謝於其時歸之。故文正讀書涇州之長山。其說足以解紛矣。是朱氏雖籍青陽。而青陽之長山。非文正之書舍。文正實寓涇州。而涇州之長山。不可以爲朱氏之本貫也。然年譜明曰涇州長山朱氏。何耶。公於貴後。以金帛酬朱氏撫育之恩。足矣。至回贈繼父以太常博士。而以蔭補朱氏子官。則於義未爲當。不可以大賢而曲護之。

書郝氏族譜後

偶見法帖刊誤一書。宋黃伯思著。其中有曰。晉郝氏。自太尉鑒以後。遂爲江左名宗。其字讀如尙書絺繡之絺。世人俗書郝作郝。呼爲郝詵之郝。此大謬也。郝詵。晉大夫卻縠之裔。郝鑒。漢御史大夫郝慮之裔。按漢有益州刺史郝儉。支旣不同。音亦迥異。唐人如陸魯望之博雅。亦有一段清香染郝郎之句。蓋沿俗耳。愚按尙書絺繡之絺。孔傳讀作如字。伯思所據。乃孔傳也。按鄭注讀作霁字。今多從之。說文。郝。成周邑。在河內。杜氏曰。河內野王縣西南絺城。以鄭漁仲通志例。當是以邑爲姓。又按戰國策有絺疵。郝旣與絺通。或卽

絳疵之後。

跋槎湖張氏族譜

焦文端公志經籍。其譜系家。則吾鄉槎湖張氏之譜在焉。張氏之譜。修於東沙尚書。有善有惡。區別森然。蓋譜系中所未見。先宮詹修全氏譜。族祖見山先生實秉筆。欲用其例。宮詹難之而止。或問予曰。兩家所見若何。予曰。皆是也。尚書志在春秋一筆一削。雖家乘乎。而霜松雪柏。讀之凜然知懼。宮詹則爲孝子慈孫念。有取於包荒之旨。非僅僅懷府怨之恐也。及見戴帥初集。序富春孫氏譜。乃知尚書之例出於孫氏。

跋田表聖墓志

田侍郎之直節。無可置議。顧其在太宗朝。嘗請封禪。則一言以爲不知者也。漢唐以來。請封禪者。無一非導諛之臣。侍郎非其人也。特其晰理。或有未精耳。當時幽燕未復。銀夏爲梗。開國之勛。較之漢唐劣矣。乃敢尙啓其侈心乎。不謂侍郎有此失詞也。范文正公尙序此事於志中。亦偶未之思耳。眞宗甚眷侍郎。於其歿也。二子在居喪中。仍食月俸。斯古今卹典中所未有者。

書宋中大夫周公家傳後

予纂古今親表錄。友朋多言其徒費日力。不知門地分而流品出。未嘗不於世教有補。鄉先生宋中大夫周公鏐。預名元祐黨人之一。大夫之舅氏。范丞相忠宣公純仁。右丞純禮。待制純粹。及大夫初娶婦翁胡右丞宗愈。再娶婦翁王學士覲。中表兄弟。范開封正平。九族之中。登鋼籍者七人。予旣牽連書之。又讀陳忠肅公瓘與兄書云。章氏議卻不成。農師極倦倦。亦不敢就。自到官。尤覺中饋不可無人。瑞奴等零丁益。

可憐。不免議同年周戶曹之妹。其家清貧。其人年長。貧則不驕。長則諳事。舉家好善。故就之。戶曹卽大夫也。嗟乎。卽忠肅之書。可以見大夫一門之賢。而其得力於范文正公。胡文恭公之典刑者。亦豈少哉。文正壻一爲賈東明蕃。以不附新法忤荆公。而忠宣之出。司馬侍郎忠潔公朴溫公羣從。握節死於金者也。大夫胡氏之私。則僚壻考功忠臣。亦在黨禁。可謂同岑之盛矣。偶從大夫裔孫見家傳。書此以勉。

跋王檢正庭秀傳

檢正爲黃涪翁詩弟子。諸志爲作傳。皆排比其善行。而困學紀聞撮其磨衲集議論之妄。以鄭介夫爲妄言。陳少陽爲鼓變。是熙豐之法度。非元祐之紛更。謂黨人子弟爲謬賞。謂蘇黃文章爲末藝。甚者擬程子之學於墨釋。而以易傳成於楊謝之刪潤。詆趙張二相九力。有是哉。其謬妄也。是以深寧斥其邪說。予謂舒待制之與檢正。文章俱有可觀。當置之文苑。而識其短。以爲後人之戒。

跋豐吏部宅之傳

四明諸志俱不爲豐吏部立傳。祇上虞志有之。然不能具其顛末。吏部爲槐堂高弟。而傳不言其承學統。其贖孤女事。見行營雜錄。而傳不言其篤行。按後邨哭吏部詩曰。江表依公稍自強。計聞朝野共淒涼。蘇移北府兵皆散。筵返西州宅已荒。又曰。康時才業未全伸。晚建油幢白髮新。畚土爲城塵滿面。握拳猶戰膽通身。則吏部由京朝官出守藩時。蓋開禧嘉定之閒。江淮方有兵事。而吏部蓋有助績者也。其夢吏部詩曰。老猶奮筆排和議。病尙登陴募敗兵。天奪偉人關氣數。時無好漢共功名。又曰。朝給賻錢方掩骨。家無餘帛可爲衾。然則吏部之節壯矣。其廉又可知也。他日當博訪其事。附之宋史。

跋袁處州行狀

狀云。宋之亡也。舊不快意於衣冠者。爭上變入爵。陳參議允平有讐家。言新從福州航海來。見參議爲書約蘇都統。以九月乘帆下慶元。當出兵以迎。禮部尙書高衡孫連署勸進。時張元帥督師將征南。命招討使王世強圍捕鞠實。賴處州識其麾下。得解其事。而參政由是得脫。其後復有言昌國大姓以故王爲名者。元帥不聽。嗚呼。順治戊子己丑之禍。如一轍也。而衣冠之禍更慘已。

跋袁尙寶行狀

尙寶袁公行狀。黃先生南山所纂也。尙寶傳其父之學。世以爲術士耳。不知其因成祖養賢之間。而詳及前代學宮書院之制。論武臣居喪之當解職。謂皇太孫獲鹿當先獻。皆讜論也。而力爭靈濟宮符藥之妖妄。尤大臣風節。惜南山先生之狀。其敘事過於質直無文。

跋陳祭酒行狀

吾鄉陳公敬宗。明初名臣也。實與李祭酒時勉齊名南北。吾讀其行狀。乃知其亦嘗奪情起復。明初文臣奪情甚多。而李賢所援。祇及楊溥故事。不可解。閣臣雍容絲綸之地。奪情已非訓矣。陳公終身侍從。亦奪之不已。謬乎。

書江陵張相國行狀後

有明中葉以後。宰執以相軋爲事。是一大患也。方桂洲分宜兩公玄黃之後。當國者似亦宜爲前車之鑒。讀江陵集。則新鄭之與華亭。一盈一虛。益可畏矣。江陵爲庶常時。乃華亭所教習。故所以護華亭者甚至。

卒之傾新鄭而攘其位。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當國大臣。不竭精神於補衮。而專用之門戶中。論世者所長嘆也。

又書江陵行狀後

江陵當未第時。深爲遼王憲嬾所眷。時世宗方耽玄默之道。王以方士長生之術見幸。穆宗卽位。或誣言有淮南衡山之謀。遂下請室。江陵實有力焉。語在遼邸紀聞。江陵尋售王府爲第。神宗時之沒籍。以王妃王氏之請也。物換星移。格天閣在。人何在者。終於不保生前之機械坑坎。亦可以已矣夫。

跋明王晉溪尙書傳

明正德間大臣。晉溪之才偉矣。故能默用陽明。以定宸濠之難。其人雖兼機數。然三代以後。盤根錯節。亦有非機數不成者。必墨守迂腐道學之言以格之。此愚人也。明人論晉溪。褒譏各半。非知晉溪者。晉溪爲敬軒再傳弟子。其太公卽敬軒弟子也。然則晉溪之心術。何嘗不粹。特事有經官權。則所以處之者。亦有體有用。以是知敬軒陽明之學。亦未嘗不合。

跋衛元嵩元包後

宋楊通老謂衛元嵩益州成都人。明陰陽歷算。獻策周武帝。賜爵蜀郡公。武帝不敢臣之。有傳在北史。梨洲先生詰之。謂北史周書皆無元嵩之傳。不知其何所據。愚考北史實有元嵩。在藝術傳。但傳言元嵩好言將來事。不信釋教。上疏極論之。因疑元嵩乃道士而惡釋家者。及讀隋經籍志。周武帝時。蜀郡沙門衛元嵩。上書稱僧徒猥濫。武帝下詔。一切廢毀。然則元嵩僧也。其上疏非詆釋教。乃謂託於釋教者之多耳。

自唐中葉以後，沙門始有賜爵之事。元嵩賜爵，其言不覈。予友杭編修云：元嵩實道士，不知何據。

跋四明尊者教行錄

古人有畫像記、畫像贊二種。獨宋慶元庚申沙門善月爲四明尊者作像志銘，是文章體例中所未有也。四明法智師主延慶道場，實爲寶雲通公高座，以振天台螺溪之教。沙門宗曉爲之纂教行錄七卷，予生平不喜佛書，而是編以有關梓里文獻，故收拾之。其中有紹興壬午青山居士樓弄跋文，當是太師樓楚公異之弟也，并錄以廣舊志之遺。

題蟬津集

浮屠之文如蟬津，蓋亦一世之雄也。其報復昌黎，不遺餘力。雖然，無問昌黎之學，非蟬津所能排，卽以其文亦豈可遽與昌黎抗歟？是則可謂不自量矣。

書道德真經三解後

道藏中多有易學，鄧錡亦其一家也。雍正甲辰，得見其道德真經三解，一解經，則章句大旨也；二解道，則述天地始終之故也；三解德，則丹竈家言矣。又述真常三百字，以擬陰符之數，冠之卷首。原夫柱史清淨之旨，轉手而爲長生久視之學，隋志未嘗合併，蓋其慎也。鄧氏之書，其意在乎通津，然強分道與德而二之，則支矣。

讀道德指歸

張南漪語予曰：道德指歸，前有谷神子序，其云嚴君平姓莊氏，故稱莊子。班史避明帝諱，更之爲嚴，然則

篇中所稱莊子者皆君平自稱也。故卷首卽稱莊子曰：老子之作上經象天下經象地其發明宗旨幾二百言。此後每設爲問答必曰何以言之何以明之何以效之或曰敢問而後以莊子曰答之。蓋皆君平自稱之言無疑也。閻潛邱乃以爲莊周逸篇之文以補王厚齋之漏何其舛也。其所引亦不完。南漪之言覈而篤矣。然予并疑是書乃贗本非君平之作也。漢志於老子所錄有四家。隣氏經傳四篇。傅氏經說三十篇。徐氏經說六篇。劉向說四篇。使君平有之不應不見於志。其疑一也。王貢傳載君平事但曰祖老子嚴周之旨著書十餘萬言是特祖其意而別爲書非竟若是書之爲箋釋也。然漢志亦不錄是已亡矣。安得晉魏間忽出乎其疑二也。且予嘗觀其文亦頗不類西京人語其疑三也。

跋黃氏道德經附注

南山先生晚年頗言養生故瓊臺贊其畫像有高慕玄虛漸入佳境之語。道德經附注三卷自言因王弼舊注茫昧因發其光耀之一二而以不得神從寥廓快觀昭回爲恨則好之亦至矣。讀先生傳家集其養生之言亦津津然。

跋黃氏陰符經附注

南山先生注陰符以爲當卽寇謙之輩所著其言甚確其謂篇末一百一十三字蓋古注而混入經文之內者因改正之。愚意則謂此乃總結三篇之說非注也。惜不得起先生而問之。

書程雲莊語錄後

初南雷黃先生嘗言同時有程雲莊者倡教吳鄆之門以一四篇言佛二三篇言道三兩篇言儒乃修飾